

舊唐書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六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竇叅

從子申附

齊映

劉滋

族弟贊附

盧邁

崔損

齊抗

竇叅字時中工部尚書誕之玄孫父審言聞喜尉以叅貴贈吏部尚書叅習法令通政術性矜嚴強直而果斷少以門蔭累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叅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叅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叅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累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兇暴因醉毆其女弟族人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叅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叅曰子因父生父由于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轉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游驕

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叅正辭讓之少游悔懼促詣叅叅不俟濟江還奏合旨時婺州刺史鄧珽坐贓八千貫珽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贓詔百寮於尚書省雜議多希執政意叅獨堅執正之於法竟徵贓明年除監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馬彛獄時彛舉屬令贓罪至千貫爲得罪者之子因權幸誣奏彛叅竟白彛無罪彛實能吏後累佐曹王臯以正直強幹徇叅轉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見論天下事又與執政多異同上深器之或叅決大政時宰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叅然多率情壞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嘗爲司直黨其官故給俸多於本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又惡詹事李昇遂移詹事班退居諸府尹之下甚爲有識所嗤尋兼戶部侍郎時京師人家豕生兩首四足有司欲奏叅曰此爲豕禍安可上聞命棄之是時郊牛生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宰相請奏李泌亦戲荅以遣之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子正儀請襲

封叅大署尚書省門曰陳少游位兼將相之崇節變艱危之際君上含垢未能發明愚子何心輒求傳襲正儀懼不敢求封而去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功爲大將軍所誣奏稱華謀反有右龍武將軍李建玉前陷吐蕃久之自拔爲部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無以自白叅悉理出之由是人皆屬望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每宰相間日於延英召對諸相皆出叅必居後久之以度支爲辭實專大政叅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爲耳目四方藩帥皆畏懼之李納旣憚叅饋遺畢至外示敬叅實陰間之上所親信多非毀叅竇申又與吳通玄通犯事覺叅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叅郴州別駕貞元八年四月也叅至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叅絹五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叅有隙遂具以聞又中使逢士寧使於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殺叅宰相陸贄曰竇叅與臣無分因事報怨人之常情然臣叅宰衡合存公體以叅罪犯置之於死恐用刑太過於是且止尋又遣中使謂贄等曰卿等所

奏於大體雖好然此人交結中外其意難測朕尋情狀其事灼然又
竇叅在彼與諸戎帥交通社稷事重卿等速進文書處分贊奏曰臣
面承德旨幸奉密旨皆以社稷爲憂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
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叅常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
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
不分明叛者旣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
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叅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受貨財引縱親黨此
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旣未露人皆莫
知臣等親奉天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
流何由備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群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
鞫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叅於臣素亦無分陛下固
以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異典刑不
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乃再貶爲驩州司馬男景伯配泉州女
尼貞如隸郴州其財物婢妾傳送京師叅時爲左右中官深怒謗沮

不已未至驩州賜死於邕州武經鎮時年六十

竇申者叅之族子累遷至京兆少尹轉給事中叅特愛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爲喜鵲德宗頗聞其事數誡叅曰卿他日必爲申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議叅曰臣無彊子姪申雖踈屬臣素親之不忍遠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叅固如前對申亦不悛兵部侍郎陸贄與叅有隙吳通微弟兄與贄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顧遇亦爭寵不協金吾大將軍嗣虢王則之與申及通微通玄善遂相與傾贄考貢舉言贄考貢不實吳通玄取宗室女爲外婦德宗知其毀贄且今察視具得其奸狀乃貶則之爲昭州司馬吳通玄爲泉州司馬竇申爲道州司馬不旬日貶叅郴州別駕即日以陸贄爲宰相明年竇叅再貶驩州德宗謂陸贄曰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細微不比竇叅便宜商量處置所有親密並發遣於遠惡處贄奏曰竇叅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

仁煦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申竇榮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從輕叅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沮勸竇榮與叅雖非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踈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能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群竇叅久塵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游於門庭或序以中表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常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叅罷黜殆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臣等商量除與竇叅陰謀邪事外一切不問詔從之由是申等得配流嶺南既賜叅死乃杖殺申諸竇皆貶榮得免死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圯試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映登進士第
應博學宏辭授河南府叅軍滑臺節度使令狐彰辟爲掌書記累授
監察御史彰疾甚映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
建歸京師彰皆從之因妻以女彰卒後兵亂映脫身歸東都河陽三
城使馬燧辟爲判官奏殿中侍御史建中初盧杞爲宰相薦之遷刑
部員外郎會張鑑出鎮鳳翔奏爲判官映口辯頗更軍事數以論奏
合旨尋轉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德宗在奉天鳳翔逼於賊泚鑑懦
緩不曉兵家事部將有李楚琳者慄悍兇暴軍中畏之乘間將謀亂
先數日映與同列齊抗覺其謀乃言於鑑請早圖之鑑不從映言乃
示其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乃殺鑑
以應泚軍中多爲映指道故得免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興元
初從幸梁州每過險映常執轡會御馬遽駭奔跳頗甚帝懼傷映令
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問其故曰馬奔蹶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
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獎無已在梁州拜給事中映白晳長

大言音高朗上自山南還京常令映侍左右或令前馬至城邑州鎮
俾映宣詔令帝益親信之其年冬轉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本官與
左散騎常侍劉滋給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滋以端默雅重寡言映
譙糺言悅下無所是非政事多決於造無幾造疾病映當國政乘間
亦敢言事時吐蕃數入寇人情搖動且言帝欲行幸避狄映奏曰戎
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
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俯伏流涕上亦爲之感動時給事中袁高
忤旨映連請爲左丞御史大夫映於東都舉進士及宏詞時張延賞
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厚映及映爲相延賞罷相爲左僕射數畫時事
令映行之及爲所親求官映多不應延賞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
月貶映夔州刺史又轉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又改洪
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爲相輔無大過而罷其復入用乃
倍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餅高者五尺餘李兼爲江
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爲餅高八尺者以獻

貞元十一年七月卒時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

劉滋字公茂左散騎常侍子玄之孫父貺開元初爲左拾遺父子仍代爲史官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一十卷以獻玄宗嘉之滋少以

門蔭調授太子正字歷漣水令吏部侍郎楊綰薦爲滋堪爲諫官拜左

補闕

改太常卿後爲左補闕
辭官侍親還東都河南

尹李廙署奏功曹參軍無幾丁母喪服

除遷屯田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司

勳郎中累拜給事中從幸奉天轉太常少卿掌禮儀興元元年改吏

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選人

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貞元三年遷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廉謹

畏慎而已三年正月守本官罷知政事四年復爲吏部侍郎六年遷

吏部尚書竇叅以宰相爲吏部尚書換刑部尚書無何御史臺劾奏

滋前在吏部選人逾濫詔奪金紫階滋有經學善持論性廉潔刻苦

嫉惡掌選多所發擿更代詐僞者尤畏之十年十月卒時年六十六

疾惡掌選多所發擿更代詐僞者尤畏之十年十月卒時年六十六

贈陝州大都督貺從兄贊大曆中左散騎常侍彙之子少以資蔭補吏累授鄆縣丞宰相杜鴻漸自劔南還朝途出於鄆贊儲供精辦鴻漸判官楊炎以贊名儒之子薦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觀察判官楊炎作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人捃拾榛藁間猛獸將噬之幼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母子俱免宣歙觀察使韓滉表其異行加金紫之服再遷常州刺史韓滉入相分舊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贊在宣州十餘年贊祖子玄開元朝一代名儒父彙博涉經史唯贊不知書但以強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爲天下沃饒贊久爲廉察厚歛殖貨務貢奉以希恩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贈吏部尚書

盧邁字子玄范陽人少以孝友謹厚稱深爲叔舅崔祐甫所親重兩經及第歷太子正字藍田尉以書判拔萃授河南主簿充集賢校理朝臣薦其文行遷右補闕侍御史刑部吏部員外郎邁以叔父兄弟

姊妹悉在江介屬蝗蟲歲飢懇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入爲
司門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累上表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屬校定考
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遷尚書右
丞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誠爲史御
劾奏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邁奏狀曰臣按禮記大夫士將祭
於公旣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之喪致齋有
周親喪齋中疾病即還家不奉祭事皆無忌日不受誓誠之文雖假
寧令忌日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今直以假寧常式
而違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誠則祀事之嚴校其禮式忌日乃尋常
之制詳求典據事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爲辭由是亘坐罰俸邁九年
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遷中書侍郎時大政決在陸贄趙
憬邁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而友愛恭儉邁從父弟迥爲劔南西
川判官卒於成都歸葬於洛陽路由京師邁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
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爲崇重三服之親或不過從而弔臨而邁獨

振薄俗請臨第喪士君子是之十二年九月邁於政事堂中風肩輿而歸上表請罷官不許詔宰臣就第問疾自是凡五上表堅乞骸骨詔曰卿操履貞方器識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藉謀猷遽嬰疾疹歲月滋久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撝謙難奪且備養賢之禮宜遂優閑之秩告免之誠雖爲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憮然乃除太子賓客貞元十四年卒時年六十贈太子太傅賻以布帛邁再娶無子以從父弟子紀爲嗣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歷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再授咸陽尉外舅王翊爲京兆尹改大理評事累遷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戶部尚書裴延齡素與損善乃薦之于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並賜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顚望名德損比無聲實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齷齪謹慎每延英論事

未嘗有言十四年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歲以昭陵舊宮爲野火所焚所司請修奉昭陵舊宮在山上置來歲久曾經野火燒焚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創異久遠使人又爲移改舊制恐禮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寮集議議者多云舊宮旣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遷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爲八陵修奉使於是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牀蓐帷幄一事已上帝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二百匹以爲醫藥南北兩省清要損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柩姊爲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加以過爲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已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歲罪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貞元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賻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

齊抗字遐舉天寶中平陽太守潞之孫父翱一命卑官卒以抗貴累贈國子祭酒抗少隱會稽剡中讀書爲文長於牋奏大曆中壽州刺史張鎰辟爲判官明閑吏事敏於文學鎰甚重之建中初鎰爲江西觀察使抗亦隨在幕府三年鎰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鎮鳳翔奏抗爲監察御史仍爲賓佐幕中籌畫多出於抗德宗在奉天鎰爲李楚琳所害抗奔赴行在拜侍御史旬日改戶部員外郎宰相蕭復爲江淮宣慰使以抗爲判官德宗還京大盜之後天下旱蝗國用盡竭鹽鐵轉運使元琇以抗有才能奏授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爲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遷諫議大夫歷處州刺史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爲給事中又爲河南尹歷秘書監太常卿代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時每年吏部選人試判別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旣考中書門下復奏擇官覆定寔以爲例抗乃奏曰吏部尚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一歲遂除考判官蓋抗所論

奏也故事禮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即試於考功謂之別頭舉人抗亦奏罷之尋奏省諸州府別駕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復省中書省驅使官及諸胥吏尋加修國史抗雖讀書無遠智大略凡爲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遇疾上表請罷改太子賓客竟不任朝謝貞元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又賜其家絹二百匹

史臣曰竇叅朋黨不顧君上之誠斯爲悖矣齊映曲貢希用甚謬而愛君莅事往往有長者之言滋邁家行修謹臨事可稱器雖齷齪無廢爲君子矣而損抗之比夫何足云遽汙台槐蓋時主之容易耳贊曰物之同器貴於私通竇阿齊佞偏諛斯同滋邁之行可以飾躬康濟蒸民胡爲厥中

